

餘冬序錄

辛

閏一二

| | | | |
|-----|---|---|---|
| 漢書門 | | | |
| 九 | 七 | 二 | |
| 二 | 七 | 二 | |
| 一 | 〇 | 八 |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〇 | 九 | 漢 |
| 七 | 七 | |
| 一 | 二 | 書 |
| 八 | 〇 | 類 |
| 冊 | 架 | 號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9722 |
| 冊數 | 20 (19) |
| 函號 | 307 22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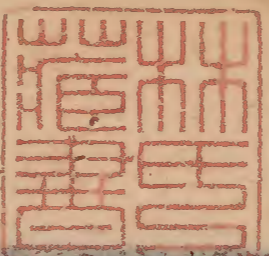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餘冬序錄極陽卷之六

外篇第三十五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古者禮以為教教有弗帥刑始用焉漢廷命官典禮典

樂任人雖二為教則一降及三代周官宗伯之任遂得

兼之周官宗伯掌邦禮司寇掌邦禁其治神人和上下

視詰姦慝刑暴亂之為職宜不可以一而明刑弼教為

致治化之具則又未嘗睽乎其視為二也書曰朴作教

刑刑未嘗不用於教傳曰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

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夫齊之以刑之視以禮者効

固較然殊矣漢董生有言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未禮

防其本用刑非聖人之得已不教而殺謂之靈是故聖人在位必先教而後刑焉古之宗伯今禮部之長司冠刑部之長是也刑部與都察院大理寺鼎立稱三法司皆司刑之官然縣教題坊古意自在禮部內而國學外而府衛州縣學規制之典勅條格之宣布生徒科貢之考試行留公移必經焉此外王朝鄉國冠婚喪祭貢獻燕享凡禮樂之所有事何莫而非教也而顏公自為監察御史被選擢大理左少卿連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副都御史拜刑部右侍郎進左至南京禮部尚書所謂三法司者已徧歷人皆望其當正西臺以長風憲而出專南宮不能無脫繁就簡去勞趨逸之疑而春以為此

我

聖天子先教而後刑先本後末復古之深意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公平生嘗優為於法司矣而今日欲禮以為教以副我聖天子復古之意不殆有餘力乎

○國家奉使大臣有地方專責者自永樂年來惟巡撫官為然巡撫官設南比畿暨十三布政司有專責而恒命者自宣德年來惟都御史為然都御史在地方既承專責又奉恒命凡事無所不當問若錢穀甲兵繫厥地安危激揚操縱朝廷有弗屬焉者乎是故自正統年來都御史巡撫任已重而奉使大臣兼巡撫則比惟漕運

南惟兩廣軍務稱總督官為然巡撫地方於兵與食原
繫既重必首當問而總督實兼之漕之所主錢穀兩廣
主甲兵凡無所不當問於巡撫之事特旁攝爾然則總
督之事之尤重可知已南北畿十三布政司之設巡撫
用左右副僉都御史居多而漕而兩廣總督兼巡撫大
較左右都御史鈔用及副僉者兩廣邊嶺海蛟龍虺
虎豹宅蠻夷悍勁易動難安戎旅之用無歲無之然亦
特偏有所重爾國家就北建都郊廟朝廷禁禦邊徼凡
百司庶府吏士賓客工役應祭祀祿給享燕饋錫賚
施卹之費歲億萬計率仰東南南賦稅率由河漕京
師視河漕譬諸人視咽喉侯人胡可一日無食咽喉胡可

一日不通其為重而尤似可與彼偏於一方者比河漕
之制分兵民之賦半天下府衛力以為轉輸官軍十二
萬七十八百有奇冊萬二千一百有奇輸糧石帶耗六
百萬有奇領之以將帥臨之以風紀風紀之職非大臣
中妙簡時望積年勞於累任著請練於歷試深且久焉
其人如何辨此

○聖朝統一天下非前代可比任官有遠近殊地大使
然然柄任之法非如前代常衛內外權重輕也故仕途
歷臺郎給舍者多不免外遷監司郡守為監司者秩無
加焉資級當遷則用次補京堂卿佐貳或留撫于外得
便宜從事誠受主知胡功業弗克樹顧人恒情喜脫勞

就遠外多責辦不若內優裕無他慮故官專於監司者
恒喜內燕京亦內也欲簡逸自便茲地無不可而京師
為近留都六曹今日猶國初制而事權歸京師則朝廷
任大臣法不得不于近乎急衡大臣之任移自南席諸
北使又內且近焉勢則又有使然不得不權之重輕者
矣然非國初任官先後法意也大臣以身任天下事乃
可計勞逸苟自便其恒情已邪天下事利所在人所必
趨事攝戶工部雖群屬不得不慎簡不爾奸生並緣弊
奚所不至太倉易州厰國用民力所關最鉅官盛屬眾
莫或顯立制設堂官領之蓋必位尊而望素著其人克
厭人心故爾

西北重地三邊五鎮之稱皆國初制也而榆林之特
置則自正統間始所謂延綏者非邊鎮中最當要害者
歟延綏地方東連山西偏頭關西直寧夏花馬池相距
二千餘里其間有所謂黃河套者非要害之所在者歟
偏頭寧夏一帶防守在套外而虜騎乘冬河凍乃得長
驅入套以伺我間隙擾我心腹則茲地也者非尤當重
者歟邇時虜擁眾來住牧吾套內或間歲或四五歲民
竭遠輸軍勤久戍境路駸然不勝荼毒今既去矣慮當
豫防事實先備善謀國者何以處之陝之為邊臂扞天
下延綏實腋其間守臣建白有乞朝廷無以河套視陝
西而以河套視天下者厥重蓋如此而可輕受其人乎

是故才識非敏達不足謀兵機年力非富強不足當閫
寄生長非稍近其地土風或有所未宜官清非素歷其
途邊事或有所未悉近制兩畿輔十三省方隅邊鎮所
在必以都御史任巡撫兼理軍務位重責大皆出簡命
中外異用必就其長下弗敢輕舉上弗敢輕受也

○春昔官職方行視陝西馬政往復三邊且一年駐榆
林幾兩月日考宋唐漢秦守邊固圉之蹟竊恠史稱漢
武帝聽主父偃城朔方郡循秦舊因河爲固當白羊樓
煩敗走日計亦非失然募民徙十萬口轉漕甚遠自山
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唐中宗用張仁
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乃突厥默啜斃權爭之際置戍虜

腹衆具其可而六旬間三城屹就朔方自是無寇歲獲
虜萬億計戍鎮兵數萬仁愿所築即漢所城郡地彼此實
利乃爾邊絕何哉今不可不求其故也唐末朔方已據
于拓拔氏石晉十六州重爲邊有而宋入於此屹屹與
元吳兢歸范之才不有弗克濟匪其罪也我朝取天下於
夷狄極憊之後今日邊事大非宋比仁愿之事業其不
有在乎春職方時所及知成化弘治間守臣請兵搜套
之議相地移戍之議遠烽燧便營屯之議或欲永禁畜
牧銷戎覬覦或欲廣立耕種資我供億衆見角持暨今
未已一代經畧豈無一可用之良策天其資斯人以事
業於今日乎自古中國守邊皆將卒宿內以禦戎虜於

外而茲地今日虜寇得入吾內而吾反設防守於外若
之何可不求唐漢之蹟所以得失之故而為之所也此
善謀國者之所以有望於其人也今非其時矣乎而秀
為斯言固非私望也

○御史職號雄峻自秦漢以來則然而我國家特嚴其
選而備其責蓋京朝官有始一命得之命下得即論其
資者至御史初選或用前銜理刑必再經考乃得有初
選居高第得之者亦必稱試試或踰年亦必再經考乃
真授焉何其選之嚴也京朝官持節而使事峻復命退
就位所司弗請以為常至御史出巡既代歸其長必為
舉奏有旨乃入道治事有用註誤不遂入者焉其考績

惟計貢授歲月若試所歷弗與焉責又何其備也責之
備是故其任也重其職雄峻是故其選也不得不嚴嚴
其選於前而備其責於後是故得其人以勝厥任舉厥
職我國家求才用人法於是乎至宋曾氏肇曰御史責
人者也豈獨無責哉史有執憲邦有司首茲欲勝厥任
舉厥職內之則匡弼

天子糾正百寮外則治諸藩彈壓大鎮當言必言逆
鱗非所避當亂必亂與主非所顧也善彰惡瘴濁激清
揚惟吾力所得為不問縱狐社鼠託也民情吏習師旅
獄訟利當興害當祛大奏裁小專達惟其所適盤根錯
節順風火聲無難易計也然則其言必將有非上下之

所樂聞者其爲責治人者必多非休明世能無繇怨仇
來譖忌罹怒斥乎今日休明世也言事臣可無逆鱗于
櫻而當道鮮與主臺官中如得人其所遇惟其所得爲
而爲之有餘力其孰怨仇譖忌之嘗聞諸孔氏君子有
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是故君子欲責
人必先自責欲治人必先自治此固子開氏所欲自盡
以服乎人者也

○御史以察爲名秦已有之然漢晉以舉直稱侍御史
漢之直指晉之檢校亦不時設至隋唐而監察特置當
員則直指檢校之職也所居之署以察爲名唐始有之
然唐之察院屬大夫中丞乃三院之一爾所謂御史府

所謂寺與臺者則固未嘗聚此稱也監察職專察事唐
號六察官宋仍唐制熙寧間大正官名以言事官爲殿
中侍御史六察官爲監察御史又詔監察兼言事殿中
侍兼察事而在京百司亦有不隸臺察者崇寧間大臣
欲其便已南臺亦有不言事者勝國無論已我

太祖皇帝稽古定制改御史大夫中丞爲都御史改御
史臺爲都察院是以察而統公署之號也以監察御史
分設十三道革去侍御史殿中侍諸名銜而糾劾巡按
照刷問擬之任一切責之監察是以察而統爲憲臣之
號也御史從前代重矣監察之尤重未有如我朝者也
任是職者欲無負朝廷耳目之所寄即於事無所不當

察官吏之賢否察之得爲之揚激兵民之利病察之得爲之興除風俗之美惡察之得爲之移易刑賞之輕重察之得爲之勸沮變故之隱伏察之獄訟之冤抑察之得爲之消弭清雪察事之中又皆得言事焉必也耳聰目明其選乎先正有言人之心有養者其氣充其氣充者耳必聰目必明聰且明者言必審且當以春所聞若梁君其真若人乎監察唐有東行宋有權攝非其人不易真拜者國家於是任選被之初必以試試逾年再考始即真真拜之三年然後滿一考是故予於梁君之滿一考而有察之之說焉是則君最績之所在者也

○省方設教陳詩觀風古天子適諸侯事後世此禮不

行於是命大夫有觀風之使焉若漢謂者光祿太僕給事司隸校尉司徒掾持節奉使清詔督課郡國風俗察災害宣布恩澤刻奏貪穢表薦公清所至便宜以聞皆其任然侍御史繡衣直指其專職也若宋國子博士魏南部督隨行尚書唐散騎常侍左右司郎中秘書丞廷尉評事稱巡省巡察觀察巡撫宣撫宣慰採訪黜陟諸使諸法從皆得選充然御史大夫中丞殿中侍書侍御史司憲內供奉東行檢校監察則事權所歸官諸法從曹司未有不兼此而行者也沿及五季至宋元舊典相承名號損益間莫同考其規矩無大異前代者我朝稽古定制念邦邑都鄙官府之治不容無內外

近遠之殊而設品秩等威之間尤不可不重計督察
舉之職茲始前荆棘即議立御史之臺若比宋元加備
及後改都察院以左右都副僉都督大夫中丞而監察
分設諸道歲分巡于天下至今日國家百五十年內外
之政允釐奸宄之萌不興蓋得人之所致也惟雲南貴
州設道在永樂十九年監察御史於是地巡按必自是
年始是年勅在廷四品以上官十三人借給事中各一
人行天下蓋亦自是始都御史與巡撫焉貴州我朝取
諸群蠻乃古所不治異域永樂間經畫雖定隴峒蠻寨
哮突動及境內朝廷虞其復變常宿重兵簡外內文武
重臣彈壓之而巡按充簡于老成有風力者蓋其地入

視諸道最後其去京師並雲南為最峻遠則啣命而來
其人最難宜慎其人大抵蠻夷盜賊恒起于訟之不平
政之不理訟不平政不理恒由于其吏之不才而天下
諸道司府州縣衙所吏其人不能皆才其峻遠地蠻夷
若其吏而不能自達則怨怨則變生其勢使然是故簡
於上巡撫巡按宜慎其人也國家以綱紀付都察院按
察司而巡撫自宣德正統來一任都御史巡按自洪武
來必監察御史是以綱紀付此人也若不得其人使朝
廷失付奚取乎觀風之使於屬吏奚責吾受專職事權
所歸顧始此可乎哉雲南貴州鄰壤隴蠻寨大抵同其
地入後先其去京師遠近同而春也叨巡撫於雲南故

因周君被貴州而還朝也贈此言既重其行兼自箴焉
○弘治辛亥何孟春言歸自京歲當暮大父僉憲公曰
余自老病歸卧州間不躬掃丘墓于永寧鄉而歲時祀
必諉諸族人者五年于此汝其行乎謂墓畢有事都統
祠祠畢從而享其母遠禮春曰諾迺十二月二十又一
日至鄉明日集同族謁曾祖墓于栗木山謂高祖始祖
墓于仙岡嶺于社壇嶺于邏頭冲白鷺岡九廟龍渡
之山而掃墓焉凡三日而畢明日薦于祠昨歸州之餘
與族人期于宗子之私室杯盤既設有携具至稱紙鋪
人者有稱塘頭人携具至者有繼至稱下里新地人者
稱上里石壁潭人者問之皆何姓占席者皆族群屬也

坐既定酒一再行坐上老人指在坐謂春曰汝亦亂從
父京師成童而始歸此其會汝宜識吾與某栗木山子
孫也某某仙岡社壇之子孫世居大塘坊為一戶在偏
橋衛者不啻此某某邏冲白鷺岡之子孫分戶紙鋪分
戶塘頭某某九丁子孫某某龍渡子孫下里數十家上
里分戶以十數有派江西之餘丁者不在坐者多矣在
坐者汝不能盡識不是在而他戶之人吾亦不盡能識
也偏橋自稱揮壁主簿君父子外聞名而已若餘十有
辰溪知縣其相聞者而不相聞者多矣春徵諸譜永寧
之何漢唐時不可知宋淳熙時譜浚明者廣東連州人
由朝散大夫知郴州事卒于官今龍渡其葬地祠所

謂都統者也或曰都統元人浚明之裔今上下里子孫
若而人祖必云都統而昭穆承傳莫有悉其實者三九
郎二子仕良鬱林州判仕章不仕今九尸巨塚三其所
葬也吾譜可泮者譜如盛為一世祖其葬白鷺岡紙鋪
之祖所由出二世譜祥叟三世譜俊伯俱葬近仙岡地
名猫穴四世譜奇甫葬邏冲其仲子塘頭之祖也五世
萬十九公諱德翁葬社壇吾大塘坊同戶祖也六世重
一十五公諱仁海葬仙岡為吾高祖偏橋之所同祖者
也七世福十三公為吾曾祖葬栗木山諱義堅合州同
知府君也老人曰邏冲而止生卒譜無考栗木山之葬
吾父與僉憲公所定仙岡與社壇鄉人所相而社壇天

之所定也萬十九公故名煥一鄉皆倚重元季之亂衆
議欲避兵入廣欲結寨防群盜請公為率公一切拒不
許而隣鄉長樂曹國村者衆千人復來請公族人亦有
集衆自衛遣衛公者公歎曰匹夫懷璧必為身累乃盡
出其資丐人蕩其家弗少恤裸身挈妻子走山田間與
故佃夫別覆茅以居耦耕以自給鄉有識士效之曰是
固自全計也遠近聞之無掠入其鄉者國初事定州五
鄉大姓類不免死彼破城而承寧土著獨完公之德居
多嗚呼此吾之祖德也老人酒所又上下顧曰洪武初
萬十九公既歸葺此屋所存先世物惟此巨鐵鐘耳公
性惡殺生不肉食而神契卜筮兼能療草藥察諸腫毒

瘴癘疾人來問卜求公瘴癘瘳未數升或穀投此鐘
以報無虛日公用是獲濟間以其餘易香楮酒俟神
邀鄉族人同飲燈月數會人益愛樂之重二十五公之
戎備橋法與妻俱是年庚申公已七十有四惟一子同
族或閏公老莫養乞代其子戎重阻於法於是公之孫
一福十公諱義纔九歲留公側翁孫蒙然顛鄉族入餉
問無絕明年公卒鄉人咸哭曰公德我深何忍其死而
遽忘也則來視棺殮且求地得吉仙岡既成兆當葬之
日舉經社壇灌祭天大雨因就避向晡雨不止諸少年
因就窆焉此處已晴長老約詰朝當復遷先所營地諸
少年曰仙岡本出吾輩意喪主歸未必不更卜在彼在

此均之權厝徒勞何益事遂止明年重二十五公番代
歸携術士視仙岡良吉及治社壇為遷葬計樹木開除
地顯明山水回互有異又以術士往視術士曰仙岡吉
則吉矣抑此地美甚葬法不可棄也於是亦止後數年
庚午重二十五公卒乃葬所謂仙岡嶺者或過二地曰
墓之子孫據地里說當文武並顯于世其期至矣重二
十五公戎備橋之明年生合州府君其卒也福十公繼
戎積軍功陞鎮撫其子友琛正千戶孫銓陞指揮銓叔
灝自衛學貢為梁山主簿而吾合州府君科第起家大
有子若孫以世其科克昌厥後以弗墜然則地里之說
可信謂天之所定非耶春作而言曰吾祖之德遠矣闕

代積世滄更變故宗法廢而世次失國姓都望不能免也吾鄙統三九郎之墓祭於吾之為後之乎孫而吾不知其為吾何代祖譜無徵焉耳矣祖德之庇吾子孫一世至四世譜之所載其無可言乎親盡焉耳矣世遠則親盡親盡則勢疏而譜之作於後者不得詳於前矣先王服制遠不踰袒統君子世澤下不逮第孫士夫祠祭上不越高祖而吾今得會吾族群屬於此得聞吾五世祖之遺德譜之所未列也其弗幸矣乎嗚呼天下之人有同吾姓者而吾於同族之人為親同族之人有同吾遠祖者而吾於同近祖之人為親然自近而推之遠則皆出乎一人之身而未始不皆親也一人之身不可見

今見其丘墓吾得同守焉得同祭焉先世有公祠而吾於此有同會焉所以興吾孝弟之心而不至塗之人相視者此其地也此為吾族群屬豈不愈遠而愈親矣乎萬十九公之德而鄉人報之如此非公意之所企也鄉人之事而天實為之如此非鄉人意之所及也猶祚感衰代有之而積善之家有餘慶地理家之說非君子之所容心也重二十五公不克壽而鎮撫陞合州府君皆孤童奮起紹前啓後日向昌熾彼善之報施不誣如此吾族群屬其尚知所勉哉老人曰如以三幸備善之次貽諸在坐者

○嘉靖改元春以南京兵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奏

爲乞恩辭免改任容令休致事臣先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欽蒙陞授前職緣雲南等處巡撫官例該聽候新官到鎮交代方許離任臣節在吏部并兵部咨遵照於嘉靖元年三月內與接管巡撫都御史王啓交代已行前去南京兵部到任管事間本年五月內道出湖廣地方又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推具題奉

聖旨何孟春改吏部右侍郎欽此欽遵備咨到臣竊惟諸曹以吏部君先夙號六官之長小宰與天淵爲貳實陪八座之榮縉紳之領袖廉輕人物之鈺衡故在若才弗堪於所授特物終議於不平臣也何人欲叨茲位闕

大橫于龜告旣昌運之龍飛幸不棄遺與加披拭前此之擢於臣過矣而乃有南移北由武授文感天地之深恩誓丹心而難報據淵冰於非分累兩足而益危臣曷敢冒象重貽顛踣伏望亟收殊渥俯察愚忱或聽將原職歸休故鄉或仍假舊官缺缺他日所有劇司高選留儲清識異材庶幾上無借賞之嫌下免素餐之責云云○春自弱冠登第今二毛任途問星輶風帆去離故鄉遠遠京師西南北遠或萬餘里七八千里近數千里千數百里或連歲出或出以數歲後又出曾效昔人于役志陸有萬里鞭水有在舟錄紀之而千數百里而近者不與焉嘉靖甲申廷詩大禮以吏侍調南二舟中偶觀

吳草廬集驛舟之書云官辦驛舟一日或一易或再易
三易其易也得一舟設飾完美從者輒喜遇敝惡輒愠
舟雖美所寓止一二時三四時久則半日一宿去之矣
惡亦如是矣以喜愠為也喜者非有益於已愠非有損
也而一時之情自不能以不然入之寓此世亦猶此舟
多者百餘年少者數十年驟革數遷何常而乃以目前
之所值移其胃中為喜愠何也春撫之悵然予前比萬
里鞭所指及在舟錄大都出使事而問關轉徙不敢不
奉嚴程皆有之其榮也持節佩符旌旗夾道蕃登鹿軒
層坐龍門其艱難也豺虎叢中鯨鯢波上寸躋文落而
不得前而今神陳迹也不至處所接之人工逢迎而忍慢

玩者塵土矣其足追思滿一笑乎春茲行老矣驛炎涼
非一時豈肯與世更相較計獨念並春廷諍時諸君有
被謫者有謫成者有除名者有不幸杖而死者有幸而
致仕去者水陸用頓當何如而春特用左遷仍舊銜不
廢任用獨承江濺恩而南非大幸乎吳書人寓此世百
餘年數十年之云舉人一生云耳百餘年數十年盡一
生中所值目前事倏來而忽往者又何足喜愠之有乎
吳書驛舟時九月二十五日已過新安驛春書時是月
口亦已過新安驛然所云已過者彼北而吾南也
○春調南京工部左侍郎之二年為嘉靖五年丙戌十一月
一月內素為惡病隙情乞恩奉退事臣學術迂踈性資

愚戇少通朝籍蚤妄意於驅馳中被家難晚方叨於任
使犬馬豈能必報涓塵惟願少裨荷乾坤覆載之仁
罪不加于至死蒙雨露霑濡之澤無才猶錄以備負居
三品歷兩京者九年佐六卿專一銜者四任何幸優閒
之地文容尸素之臣福已過而災生年當衰而病作若
不亟求休退必將重致顛危故陳力當止於不能而脩
身貴復於不遠大易著為明訓周任亦有是言如蒙伏
望矜其始終賜以骸骨俾克延於殘晷得歌詠於太平
事下吏部覆奏云云至次年丁亥二月內奉
聖旨何孟春既有病准回原籍調理欽此

餘冬序錄卷第十

餘冬序錄卷第十之極限

外篇第三十六

都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士方編撰

六經之文不可尚也後世言文者至西漢而止言詩者
至魏而止何也後世文趨對偶而文不古詩拘聲律而
詩不古也文不古而有宮體焉文益病矣詩不古而有
崑體焉詩益病矣復古之作是有望於大家

○西京雜記長安有度虬類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
不貴虬乃託以相如作遂大重於世論衡云揚子雲作
太玄經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竝有故賤其言也若
生周世則為金匱矣晉書曹志植之子也武帝問六代

論是卿先王作耶志曰先王有所作目錄案錄無此
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問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
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已有此卿既證明可無復疑
世說左思作三都賦既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甚極
後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名未重於世宜以示
高名之士思乃請序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為作序於
是先相訾者莫不歛衽述讚焉語林孫興公作永嘉郡
郡人甚輕之桓公後遣傳教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
當有才不爾桓公那得令作碑於此重之夫文章定價
本自明白而時世耳目不足取信如此士君子中縕內
喻雖出而未試者欲以求知皮相之士豈不難哉

○樂城言文貴有謂山谷亦言詩能不苟作須有所居
乃善文必有所勸戒譏切然後作乃足以垂世傳後
城言凡為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山谷亦言作
字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確精盡檢閱不厭勤耳古人
謂文不關世教雖工無益關世教文字其可多得乎
○杜子美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杜之所謂文章
只是就詩言耳韓退之詩文章自傳道奚仗史筆為韓
之所謂文乃有見於孔孟知聖人之所以傳道者先儒
謂退之因學文而見道所見雖粗而大綱則正矣後世
之士詩要學杜文要學韓而未有決然能並之者彼烏
知子美之所不自滿與退之之所以自勵者耶

○比物連類三百篇之一體至楚騷比始多其詞雖漫而詩人敦厚溫柔之遺意猶有存者後世襲此乃無所不至焉宋范曄和香序麝本多忌過分必害况寶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其松蘇合安息鬱金榛多和羅之屬竝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比名士麝比庾炳之零藿比何尚之詹唐比沈演之棗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其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沉以自比也宋書載之云爾賊心可謂巧而黠矣齊書載下彬禽獸决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佞賭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其指貴勢南史云羊

謂呂文顯賭謂朱嵒之鵝謂潘敞狗謂呂文度其險詣如此彬豈無效而然哉齊記室參軍何長瑜嘗以韻語序臨川王義慶州府僚佐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竝為題目皆加劇言苦語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為廣州所屬增城令齊國子生諸葛勗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繫東冶文以薄喙亦足以自殺其身而已矣

○宋公景文筆記李淑愛劉禹錫文章以為喜稱柳劉朱子語錄李翱文有木領如復往書類歐陽公只稱韓李不曾云韓柳也春惟唐代名家韓李以次別稱柳劉方是文章類聚人品群分並舉之間兩得其當四人者

唐於當時專公評宋在後世有定議而今日學文士子
例為韓柳之稱書房刻本有并帙焉非擬倫矣

○韓退之為人求為書云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

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其事出

春秋後語蘇代欲見齊王乃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

於市人莫與其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

樂退之先有意乎此而後有木在山馬在肆之說也柳

子厚補蛇首說引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語見記檀弓

秦山側有婦人哭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

子識之苛政子厚先有意於此而後有永州產異蛇之

說也其卒用為證者恐人窺其微故不敢暗竊也

○詩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後來作者相襲遂為文章家

一例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誰能為此德姚公名起

莘衣中繫寶覺者誰臨川內史字得之花前醉倒歌者

誰楚狂小子韓退之之類不可盡述間有見之長作結

句者醉翁亭記太守為誰廬陵歐陽脩也李守節墓誌

撫辭而書石者侯之館客臧丙夢壽也王文亮墓誌命

其宗人之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

○宋初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

實多徵伺上曰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

謂依樣畫葫蘆豈宜力之有韓柳周必大玉堂雜記

內制名色不一保直時或未詳其體式故凡詞頭之小

者院吏必以片紙錄舊作於前謂之屏風兒此所謂葫蘆樣者非邪

○李商隱爲詩文坐上書冊排比滿前以資考用時人謂之獼猴魚鱗楊大年爲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弟諸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文既成則粘綴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裱被家商隱詩文瑰奇號西崑體大年宗商隱者竟襲家風故如是邪歐陽永叔爲文雖至熟故事亦檢出處然後下筆蓋其慎也東坡即不如此觀洪景廬直院時所聞院卒之事可知詳見隨筆摘東坡詩文與出處戾者數十事坡仙大才製作多出一時縱手信筆未嘗效人本子上尋行數墨古

人事實固宜有誤用處後生豈可爲法宋之言東坡南安軍學記有弟子揚鱣而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名其踈乃爾春觀其秘紹似康詩序云司馬景王執王凌歸過賈梁道廟大呼曰我大魏之忠臣也景王病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其詩曰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問殺子元序與詩皆誤以司馬懿爲司馬師隨筆之所摘者蓋猶有未盡也黃山谷嘗自言每作詩文不厭檢閱而作人墓誌云敬授來使病于夏畦引喻欠當和人詩又有樂羊終愧巴西之句故事人名是秦西巴何應創用赴韻蓋亦偶弗覺耳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序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

好音之過耳以譏盡心於文字者蘇子瞻寶繪堂記所謂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以譏留意於書畫者言語之工筆墨之妙真有何益古人不朽之具不在文字而審其國凶其身者書畫往往為之樂二公不以其所長自銜而能以為戒其識高矣

○朱子言歐陽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廁上渠只是作文尚如此况求道乎老蘇取論語及孟韓諸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遂能為許多文字若移此心與此資質講究義理如何可及

○歐陽永叔序梅氏集謂詩多出於古窮人之辭凡數十言以為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許彥周記其叔父楚若所著阮奇集序云水激之以鉅石則有聲磨藏之以藥器則馨齊不下者二城田單因而縱兵文獨不待阮而後奇乎詩窮而工文阮而奇良是一事按司馬遷與任安書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脩列不常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因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此皆窮與阮之說而遷之所為自況者也遷史叙虞卿傳云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此遷意也韓退之誌柳子厚墓云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

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凡此皆窮而後工
阨而後奇之證也永叔輩序文其不祖於此歟

○東坡與姪書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
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

朱子語錄東坡令其姪學深見
弟蚤年應舉時文字意是如此近世劉文安公定之言

為文必先博而後約若收斂太早則其地無所容蓋得
東坡此意西涯先生嘗以告吾鄉華伯瞻及得春文又
以語春春中年來涯翁謂人曰子元文章旁引博喻不
可窮詰學既贍而筆力又勝之吾所患於子元者與患
他人者異矣今日觀麓堂集華伯瞻墓誌及保齋文集
序不覺慘然久之保齋集序云其本詔受業獲聆緒論

為文必博先而約後譬之山焉必出雲雨產寶玉生材
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為嶽為鎮譬
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蓄魚龍變現蛟蜃而污泥濁潦
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以為江為河為海古
之所謂大家者皆然也若句鍛字鍊探之而有窮取之
而無復餘者不過為孤峯絕澗而止焉足以成其大哉
是言也翁七十之年而所以序保齋之文而不忘者少
年之所聞也趨約之道翁之老而就實而所以惠於吾
徒者又有在矣其尚知所勉哉

○春渚錄東坡嘗自言平生無快意事惟文字意之所
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世間樂事無踰此者按東坡

志林云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此范曄氏所謂信手縱筆而皆天下之奇作者哉

○張橫渠云學者觀書每見每知新意則學子進矣宋子京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曰公之文進矣僕之為詩亦然

○宋司馬溫公辭翰林學士自云不能四六然其平生編類四六古語亦有金榜之作蓋未能無意於四六也○東坡作范文正公集序云慶曆初士有自京師來以

石守道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者某問十之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不可他日答舒煥書則曰歐陽公天人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歐陽正石詩中人坡有亦人耳之云者蓋所以申其慕之之志而又有天人之云所以表其讓之心也歟歐陽公文章名世世之以文章見而得樊與成就者多矣至蘇氏父子獨曰自學者變格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又曰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歐於蘇所以稱之者其重又如

此其自待蓋有不得辭者東坡晚年謂同游云文章之任在名世士相與立盟則其道不墜方今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某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坡之自待可知矣如文忠之付授者果誰人乎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宋建炎中故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時蔡密禮為舍人草詞頭及錄黃具蔡在告而同省舍人李正民直以已名行下蔡戲之曰君固欲掛名道達者之言也乎

鄉公制但恐潤色非工反為名累耳李笑時人當知出君手不知吾併得掠美幸矣蔡文固同會所重李不亦達者之言也乎

○宋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穆脩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脩求載名于記脩投金庭下趨萊去穆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

韓侂胄用事

欲網羅四方知名士捐羽異堂蔡南園屬揚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志改命他人萬里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日也

萬里

再出為韓侂胄撰南園閔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

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
蓋有先見之明焉辨本 跨菴之論務觀者豈真謂能高
累之哉知務觀之不能為伯長庭秀之為人元姚燧
少時嘗以所作就正許衡衡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為
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
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彼非其人
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元史燧本傳 以衡斯言槩彼三子其弗信矣夫李治曰文章
有不當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蠱俗四
也不可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吾所聞不以為所
不當者之為患惟無是五者之為患噫是道也自漢伯

惜以來已不免慙德矣

○前輩文字無為宦官作者觀名家諸集可知韓退之
送俱文珍序編在外集非李漢所錄豈公所棄之篇耶
亦以此疑諸家作者有之亦棄而不留稿耳勝國趙松
雪孟頫為羅司徒致鈔百錠於胡石塘汲仲請作乃父
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者是日汲仲正絕
報其子以情白坐上客咸勸之却愈堅石塘為可尚矣
墓銘書善無貶法與史異昔人所謂諛墓之文若為宦
官作與獻諛權閣何異而今人全不知擇其文固不足
名家有所重輕區區筆硯間不過為受賄之具而已
○歐陽永叔為尹師魯作墓銘與尹材書曰刻石時首

尾更不要留官街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晉
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又遠自知篆
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其告之詳如此近世士夫有不
肯與人銘墓者問之云吾不欲以生人姓名埋地下俾
死人耳彼容未見歐公不著姓名之說也東坡嘗云某
從來不作不書銘誌近與溫公作行狀書墓銘者報其
嘗為先妣墓誌之故其他決不為也今考坡集自代張
方平為趙康靖神道碑外有趙清獻司馬溫公富鄭公
三神道碑耳坡所謂獨銘三人皆盛德故是也坡為僧
懷璉撰宸奎閣碑與之書曰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
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為

寫題目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街第姓名更不
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街此乃近世俗氣極不典也
下為龜趺承之云云他日為湖守王滌撰韓文公廟碑
與之書曰碑首既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
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街位此古碑
制度不須徇流俗之意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
之類只於淨石上摸字不著一物為佳云云春嘗怪今
時碑制戾古欲從簡素又見名家多有然者自以考古
不博不敢輒議及觀歐蘇手書與鄒意合乃知流俗染
習耳目久矣不然二公何以於一片石切切如此其書
可為後之鐫刻者式故備錄之近世揚東里閣者云漢

魏碑皆不著書人姓名以當時能書者多也周尚書云
小西天唐碑數通皆開元景雲太極中所建梁高望王
大悅竊思道王利貞所書然皆不著撰文人姓名豈即
書此者之所為歟是未必然也范德機隸言見推當時
近見廉州海角亭記為其自書無疑此碑亦用漢唐碑
法題額四篆字居首下方就書文不復重出亭記字高
平范持文并題額俱就文后不復分書也
○世之論文者二舉其代而例之則於某代斷以何如
即其人而品之則於某人別以何如惟謂亦然代是斷
者必歸之氣運人是別者能外乎其所養乎氣運之盛
衰非一人之為而未始不關乎人人之文章其有高下

在其所養是故善為文者氣運以梁斯世而于已則求
所以養之之道焉唐韓退之最善為文者也其自言曰
文者必有諸中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曰
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曰根茂而實遂膏沃而光輝
而又曰不可不養也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大
小畢浮其取譬明白如此叙韓文者謂秦漢以前其氣
渾然迨乎馬董揚劉充傑然者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蕭
司馬氏以來文與道秦塞意以韓之文為深於斯道而
至焉者也夫代固可例斷而人固當品別如此以此而
論今之文豈有不合者哉

○秦漢以來著書之士不可勝數無異飄風繁華過耳

好音卒同歸於泯滅此文章家之所歎也後周李杲常
曰文章之士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
作文筆了無豪華唯留心政事而已然政事出自朝廷
行于天下音入云凡居宰相職者有似著鞋襪外者雖
好其中實不快活又云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彼於政事
所出所行之任且加嫌惡如此宋張通善行書善寫詩
其詞澄澹峭特多奇句既就蒙隨報棄之或謂何不錄
以示後世通曰吾方悔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
後世乎然好者性性編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是故仕途所尚若李杲
者於文章既所不存而士之隱處若張通者雖詩名亦
不肯屑就漢黃憲藐然一賤庶其世也微身無爵齒不

先口未嘗出一辭而時人貌敬心服目為顏子後來知
道者亦許其氣象之似至今列于漢史父亦因子而得
名斯人非有政事也非有文章也何以能不朽邪范啓
東開前輩云士大夫游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其
足為斯人告乎士之立身欲與天地同其久長尚尊吾
德性若漢黃憲可也

○韓退之序裴均詩云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歐
陽永叔序梅聖俞詩大意本之謂非詩能窮人始窮者
而後工也東坡贈惠勤詩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
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他日答陳師仲書又云詩能窮
人所從來尚矣足下獨言詩不能窮人為之益力詩日

以工安知不以此達乎宣和中陳與義以賦墨梅詩受
知徽宗遂登冊府而序其集者遂有詩能達人之說前
此陳無已序王平甫集亦曰詩能達人未見其能窮人
也春曰窮達有命詩何問哉第天界文士例多命窮而
措大不能忘其愁思之聲與怨刺之言耳

○歐陽永叔年四十謫滁號醉翁亦太早計亭記云蒼
顏白髮頽乎其中或出寓言年又最高之言豈是當時
賓從更無四十歲人邪公病中代書寄聖俞詩云到今
年纔三十九怕見新花羞白髮公大抵早衰人也公他
日贈沈博士歌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為翁實少年
餘冬序錄極陽閣卷一

餘冬序錄卷六十之陽閣二

外篇第三十七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玄編輯

朱子言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在派歐公東坡亦皆
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耳俟池
筆記吾作易書傳作論語說亦粗備矣樂城遺言吾為
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又集傳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
雖是過誇然蘇氏文章蓋不獨朝弄風月而已

○王充論衡云手無錢而之市決貨主必不與也夫會
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東坡誨葛延之作文法曰人之
所須取之於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

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天下之事散在經子
史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
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
作文之要也與充語同

○黃魯直與人書論文有曰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
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
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又曰作文要商確精進檢
閱不厭勤耳下筆遲澁蓋是平時讀書不貫穿也又曰
作文如世功女文綉妙一世設欲作錦當得錦機乃能
成錦又曰文似擊鍾叩其旋燕與莫簾不若發其全體
之聲耳又曰文章須要茂其根淵深其源以身為度以

聲為律不加開鑿之功而自宏深矣二十年来士大夫
有功於翰墨者不少卓爾名家者則未多蓋嘗深求其
故病在欲速成耳又曰古之能為文章者陶冶萬物雖
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
章最為儒者末事然既學之不可不知其曲折至於推
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嶺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如滄江
八月之濤海運吞魚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朱
子言山谷好說文章臨當作文又氣餒了老蘇不曾說
到下筆時却推健何也大抵天下事知得分數到者未
必能盡作得能作得者知蓋不足言也山谷之作不達
所知此則真所謂越鷄之不能為鷄材不足故也會直

論字書云學書要須以古人為師筆法雖欲清勁必以質厚為本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能是其大病豈須落筆一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是其字之有取於質厚端正而致惡乎輕能也今人間所收黃書有不盡如其言者朱子言魯直書自謂人莫及今觀亦有好處但自家既寫得好何不一教端正乃爾歎斜魯直非不知端正為是乃自要如此寫何也今觀其書與其所論信如朱子之所言非不知端正為是者書已到好處而乃爾則非其材之罪也朱子又言其為人亦然天下事固有行不掩其言明於妍媸而不見其媿如此者耶春於此有警焉後併識之

○黃魯直與人書論學論文一切引歸根本魯直一生以詩文為事然其言未嘗以區區文章為足恃也今日從某觀其刀筆知之刀筆云學問文章當求配古人不可以賢於流俗自足忠信孝友是此物根本養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耳又云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己身方見古人用心處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辦讀書先令心不馳走則言下會理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又云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捩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指趣觀世故在其術內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

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飄搖言人特立獨行者用此道耳忠信孝友立則見其素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後能安之若但矯其鑿悅安能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學問以自見其性爲難誠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彝食則形於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鍾鼓爲之說故見已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工拙君子有所不暇又云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三月聚糧可至千里但勿欲速成耳又云通知古今在勤讀詩書文章宏麗在筆墨追古至於夜行之行不見

之美極須留意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論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已而思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茅季偉田仲乙安用文章也又云致遠者不可以無資又當知所向聞其道里之曲折然後必致而無悔鈞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極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所以使人知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

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是謂尊其所聞在父
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是
謂行其所知若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已若者處求
賢於俗人學者之深病無此四病則善矣又云好學之
士常病人我最難調伏能日三省此事去道不遠矣古
人治水九年於外三過門而不入然而不矜不伐則於
世間知書餘文亦不足驕人矣又云某人文學當大成
但願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其受和白受采不但用
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治經欲鈞其深觀史欲馳會
其事理皆須精熟涉獵士朝而隸業晝而服習夕而計

適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又云古之人不得
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亨於寂寞之宅功名之途不能
使萬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又云天難
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悅成之器其不能者
則不得歸怨於天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
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廢惰則不得歸怨於世語如此
言殆非今日文章士議論之所能至按晦菴與諸門人
論及魯直而揚道夫曰尋常見魯直亦說好話其謂此
等類歟晦菴謂魯直說得道理但到做處與少游諸人
亦不甚異又謂山谷好論文章作文不免氣餒又謂山
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嚴重書簡皆及其婢媿詞

小詩先已足以悅人忠信孝友之言不入矣然則嘗直
豈其言匪由於躬蹈而誠有歉於物感乎蘇子瞻薦魯
直瑰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進配古人世以為實
錄而晦菴又嘗稱其好處東都事畧有不曾載若孝友
是也魯直所與人書之言有味之言也嗚呼後世能言
之士吾恐其直不足以望山谷之藩籬而又不知有味
乎此言也是故春摘錄而併識之用著夫大儒之所為
責備者以自警焉

○宋陸太初為文自謂聞之馮夢得氏一俗語必易一
雅語一熟字必易一生字由今而泝之古窮剔千百氏
極于經至無可易而後止非文章大家法也馮與陸者
極其所至亦不過樊宗師宋景文之徒耳

○前輩言士大夫遊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學文
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圖畫學圖畫又勝學琴
奕之事蓋有跡者勝耳詩與文工者傳寫刊布一化百
千萬億垂之無窮字與圖畫工者繫其楮素存亡稍經
摹搨不免失真真者百年不免水火之患琴奕之事雖
極精妙身後何寄下琴奕則非清士所為末技無足寄
名著矣西涯先生晚年耽對棊酒春不善棊然壽村有
客未嘗不與頗以為勸先生曰將何消日春曰詞翰熟
自天成足娛日力既惠後生又垂遠世先生笑曰此後
生計吾老不暇為此一日先生在棊酒間有奉管道命

以巨軸乞詞翰者踵至先生色弗怡天書一絕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捨害生惟有圖暴堪遣與客來時復兩三枰春觀之悚然知先生前意之所在也元許魯齋嘗戒其徒姚燧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此又遊六藝者所當知○長城秦皇所築以備匈奴者前此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關爲塞山下有長城戰國武靈王所築也史子諸錄竝無婦哭城崩之事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

下而哭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遂赴淄水死樂府琴操有杞梁妻崔豹古今註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顛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之字也殖春秋時人距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註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梁妻時於秦趙既河清弗蛟而杞於長城又風馬牛不相及也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比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鳴海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甌城崩寒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饑鬼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二

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

○琴操有三士窮者其思葦子之作也其思葦子戶文子叔衍子三人相與為友聞楚成王好士三人性見至豪嶽巖間卒遇大風雨衣單糧乏相視歎曰與其饑寒俱死豈若并衣糧於一哉二子以葦子為賢推衣與之葦子曰生則同樂死不可不同守二子曰吾與子左右手也子不我受俱死無名可痛乎於是葦子受之二子遂凍而死其思葦子至楚楚王知其賢置酒陳鐘鼓樂之葦子有憂悲之色楚王却擲罷樂升堂琴而進之其思葦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志按烈士傳燕左伯桃羊角哀二人為友聞楚平王善待士乃同入楚值雨

雪山道阻絕糧少桃度不能俱生併衣食與哀令往事楚而自餓死空樹中哀至楚為上大夫乃言於平王備禮以葬桃葬畢哀自殺此二事戶文子叔衍子與左伯桃者何其似也呂氏春秋戎夷遠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之衣我國士也子不肖人也弟子曰不肖人也又烏能與國士衣哉戎夷解衣與弟子之衣半而死呂氏稱戎夷以死見其義者春謂夷取友非人解衣非其本心於義殆未盡也若文衍二子及桃與哀者真能以死見其義者哉左伯桃事西涯擬古樂府樹中餓云山深雪寒路坎坷兩死何如一生可桃才自信不如哀君若有功何

必我楚王好士得燕才燕家未築黃金堂當時周室何
為哉吁嗟乎樹中餓死安足惜何似西山採薇食三士
窮琴操其詞未聞春擬之云三士一心左右手生當同
樂死當守饑寒命也窮誰救吾生當舍義當取推衣與
予予不受俱死無名守吾友死者已別生者離楚王置
酒延其思聞樂不樂對酒悲後琴欲奏難為詞吁嗟乎
何以報之葦子已非羊角哀誰能更葬齊戎夷

○樂府楊婆兒齊書云鬱沐王在西川令女巫楊氏禱
祝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
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歌以此而樂志又云齊隆
昌時楊旻母為師巫旻小隨母入宮長為后所幸童謡

曰楊婆兒共戲來語訛為叛兒所記不同

○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中初女蠻國入貢
危髻高冠纓絡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
李可及作菩薩蠻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大中宣宗年
號也北夢瑣言宣宗愛唱菩薩蠻令狐相曾假溫飛卿
新撰家進按李白集有菩薩蠻一詞然則此詞已名於
天寶間矣

○聶夷中傷田家詩二月賣新絲或疑二月蠶尚未生
戴勝降于桑乃三月內節蠶事方盛月令蠶事在季春
之月蠶風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春日夷中
之謂賣新絲糶新穀者乃貧民其時預指絲穀去借債

耳到絲穀出時俱是他人之物是所謂警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也

○北人養馬凡駒未破鞍時先割騎於水中教習行步所以必於水中者欲其舉足高也司馬公詩話載進士耿仙芝詩云澆水短燕調馬地澹雲微雨養花天是也○老杜詩黃羊飲不羶蘆酒多還醉宋人解云黃羊出關右塞上無角類麀鹿夷人所造酒菽管吸瓶中故曰蘆酒也春按今陝西近蕃地皆有黃羊大如數歲牯而角甚長西地羊角皆拳曲黃羊獨與江南同而生順後其肉肥美膏黃厚而不羶川中人造酒菽管汲瓶信然陝以西人則高盆貯搗飲時量多少注水盆中竅盆吸

之水盡酒乾謂之瓊力麻酒又曰雜麻酒即蘆酒之遺制宋人之所見者豈未詳耶

○韓退之詩歐陽永叔謂其工於用韻得寬韻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傍出因難見巧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蔡寬夫因此遂言秦漢已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槩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病爲工文氣安得不卑弱惟陶淵明韓退之擺脫拘忌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春按秦漢已前韻有平仄皆通用者古韻應爾豈爲字書未備淵明退之集多用古韻淵明溪下田舍與退之元和

聖德此日足可惜之類於古俱是一韻何傍之有歐陽所謂傍韻就今讀而言非謂其兼取於彼此也

○宛陵詩爲文無古今欲造平淡難山谷云文字難三惟讀書多貫穿自當造平淡

○太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論詩者謂只一出字便是去雕飾也退之詩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或曰哦字便是所難也今合書之爲作詩者法

○王荆公稱老杜鈞廉宿鷺起丸藥流鶯轉之句用意高妙他日作詩得春山枳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葉石林嘗識之國初高季迪七言梳頭好鳥語窻下洗盞流水到門前其得諸此歟

○隋薛道衡使江南作人日詩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笑之云是底言底定是低義唐崔湜爲中書令張嘉貞爲令又湜輕之呼爲張底隋唐相去不遠豈非即底言之底邪

○見素林公舊隱之雲莊有石其山天成一碑題曰吾老蓋其菟裘地也公長憲湖南感事乞休時弘治間江西值旱饑徵公都御史巡撫事竣再乞休正德間四川盜起徵公督諸路兵有功三乞休今

天子光紹大統起耕傳巖詢釣渭濱公膺累徵進尚書自工改刑致理寔多明年乞休凡八疏乃得請歸當續題四休于吾老下此卷篆字白巖太宰所書爲是也卷

中諸公詩章皆和公留別作也春惟君子之道二於出處焉見出處繫吾身最重吾身繫天下國家最重非吾身重也吾道重也道在出處出處在時吾身有道則吾身之出處天下國家視焉不惟其時疇能隕獲而不充誠哉古人有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反者彼自諉各行其志然非中道謂之不識時可也吾無論已而有養志自脩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者有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便自求解退者彼豈不思之爛熟謂之知足可也非爲天下國家者也非真知道者也見素公當世所謂有道君子道之著孔子可師首陽可希志匪降也身不獨善也應龍有潛有升威鳳或下或翔吾無用

此婉其賢矣成化間高都憲上達乞歸疏稱三宜退及徵治盜謂宜再起功成宜再退晚自號五宜西涯先生云古人二宜去三宜休皆歛退事而能退而出出而復退出不徇物而退不矯情者爲難翁蓋甚賢乎高公也然則見素公今日四休事雖古人中求之竟誰堪比擬耶

○宋史稱橫渠先生居南山時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朱子爲先生贊有精思力踐妙契疾音之語以此幸菴彭公茲疾書錄其師法先生嗣關西之教而有得者歟公嘗手茲視春春熟復再

四作而歎曰人未有無所養而能為有德之言者有德之言與徒能為文者殊故也人未有無其本而有日可見之事業者有用之學與徒務誦讀者殊故也橫渠少喜談兵既潛心至道乃講用古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法咸可措諸事業而弗究厥用其居南山在社學間示我廣居蓋其時矣幸茲錄開卷所得無非以就其所養宜乎然為是言有補名教而事業成于其身抑由其本之有在也於戲公之遭際今日非橫渠比矣茲非公訓之遺乎

餘文序錄陽閩卷二

